

# 巴柏之否證哲學及其教育蘊義

高雄餐旅學院師資培育中心。蘇雅慧。助理教授

## 壹、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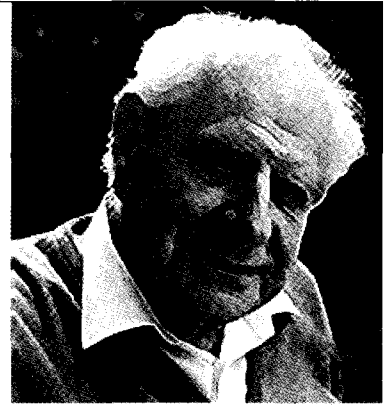
卡爾·萊芒德·巴柏（Karl Raimund Popper, 1902-1994）出生於奧京維也納，其雙親都屬猶太血統。他早期雖攻讀數學、物理學與哲學，但對政治社會問題也極為關心。在歷經二次大戰之後，對種族主義和極權主義的二種形式—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深惡痛絕。他在1945年出版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及1957年出版的《歷史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便是針對極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歷史哲學基礎—歷史主義—而著書寫作。

否證哲學（falsificationism）是巴柏思想的核心，因此，不論是巴柏的科學思想、政治思想及形而上觀點，都須透過他的否證哲學才能確切掌握。作者以下整理平日教學研究之心得思維，分別探討巴柏的科學哲學、政治哲學及他對教育的影響。

## 貳、科學哲學

### 一、對歸納法的批判

長期以來，科學的方法被歸結為由經驗為基礎，對實驗觀察的結果主要進行歸納的方法。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認為感覺是完全可靠的，對事物的感



覺是一切知識的源泉，故科學的方法就是對感覺進行加工和分析，在重覆的材料中找出一般概念和原則。此歸納法一直被奉為實驗科學必須遵循的方法。直到十八世紀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提出懷疑挑戰。他說，感覺材料的反覆出現，充其量只是證明了其在過去發生過聯繫，但卻不能證明這種聯繫在任何時間都會發生，因而也未能證明這種聯繫是必然的聯繫。休謨認為，這些因果的必然連結和歸納法的運作，都只是心理的習慣、期望，其並無任何先天的、必然的根據（趙敦華，1991：20-21）。巴柏同意休謨的分析，認為歸納推理無法在邏輯上得到證明，但卻不同意其對歸納推理所作的心理學解釋。因為，若依循心理學的解釋，科學知識便成為基於習慣的非理性信仰，而落入相對主義的困境（Popper, 1979: 6）。

針對休謨的難題，巴柏提出了一種極具獨創性的觀點：我們的知識不是從純粹的觀察開始，而是始於推測或假設。不帶任何期望、理論或觀點的純粹觀察，事實上是不可能的（Popper, 1979: 342-343; Popper, 1996: 47）。人總是先提出問題和目標，並根據需要和興趣對外部事物作出區別，提出一個普遍命題，然後再作進一步的觀察；巴柏稱它為檢證（實證）主義（verificationism）。然而，巴柏認為，這種普遍命題是無法透過經驗事實來檢證，於是他更進一步提出其著名的否證理論。

## 二、巴柏的否證原則、試錯法和理性批判主義

巴柏認為一個推測、假說或理論，是否為一「科學」的理論，就看它是否具有可推翻性（refutability）、可試驗性（testability）或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

(Popper, 1980: 40-42)。一個嚴肅的科學檢驗必須極力搜尋可以反駁假設的否定性事例。而一個科學理論之優劣，就看它是否經得起不斷的否證，推翻或試驗的努力；這些努力的失敗，正意味著該理論的成功。

因此，巴柏認為，任何科學知識或理論，都只是假說或推測，無權宣稱為絕對正確；沒有任何原則可以永久經受否證的考驗而成為知識的不變基礎。說科學是絕對無誤恰恰只是幻想的特徵，要求判斷的絕對無誤是信仰者的態度，不是科學家的態度。

否證過程所使用的方法是試錯法，其一般步驟是：首先大膽提出猜測或假說，然後努力尋找和這一假說不相符合的事例，並根據事例對假說進行修正，乃至完全否定，進而產生新的、更好的假說，再運用同樣步驟進行否證。此形成科學知識增長的模式（如下所示）（Popper, 1979: 243），此模式是達爾文主義的，強調知識的進化，而不是驟進。

$$P1 \rightarrow TS \rightarrow EE \rightarrow P2$$

其中，P1意指開始的問題（initial problem），然後提出假說去試驗解決（TS, tentative solution），漸漸通過證偽的過程以消除錯誤（EE, error elimination），以找出可解決問題的情況，而此時也可能意謂新問題的產生（P2）。這樣的試錯方法是沒有終點的，其目的不是要找到一個最終不再能被否證的假說；透過試錯法，得到的是「試」出一個較好的假說，而不是藉此「找」到最好的假說。我們永遠是處在知與無知之間；巴柏認為，透過否證原則及此試錯法，才能不斷使我們的知識趨於真理。

巴柏科學哲學的主要論點，可以總稱為「批判理性主義」。正如巴柏所說，我們雖不能合理地證明理論是對的，甚至無法證明它們是可能的，但卻能合理批判之，並區分出較好的和較壞的理論。巴柏之所以選擇這種批判理性主義的立場，除了是因為否證具有邏輯上的優位，且此種立場有助於科學知識的成長之外，就社會科學而言，這樣的立場則有更深刻的人道主義動機，可免於暴力、流血的社會改革。究極言之，理性主義的生活態度，最終乃是一種非理性的選擇。巴柏基於批判理性主義的立場，建立其政治哲學學說。

## 參、政治哲學

### 一、對歷史主義的批判

歷史主義 (historicism) 是巴柏政治哲學的主要批判對象。巴柏所說的「歷史主義」是一種信念，認為社會的歷史發展有普遍法則可尋，根據這些法則，我們可以預言下一個階段的發展，而這種預言的內容，即是決定我們下一步應採取什麼政治行動的唯一合理依據。歷史主義者相信，人類的進程是一個謎，誰解開了這個謎，誰就掌握了控制未來的鑰匙。巴柏認為極權主義的政治觀，就是建立在這種歷史主義上的。

在《歷史主義的貧困》一書的序言中，巴柏聲稱找到了反歷史主義的邏輯證明，藉以說明我們不能預言歷史未來進程。他的論證分五個步驟 (Popper, 1994: vi-vii)：

- (一) 人類歷史進程受到人類知識增長的強烈影響。
- (二) 我們不能通過理性和科學的方法預知科學知識未來的增長。
- (三) 因此，我們不能預知人類歷史的未來進程。
- (四) 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摒棄建立理論歷史學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不存在類似於理論物理學史的社會科學。因此，在歷史預測基礎上不可能建立關於歷史發展的科學理論。
- (五) 因此，歷史主義方法的根本目標乃是錯誤。歷史主義坍塌。

巴柏根據本身的論證反駁了歷史主義，也等於反駁了以歷史主義為哲學基礎的極權主義。他認為它對柏拉圖 (Plato)、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馬克思 (Karl Marx) 的社會與政治哲學產生持久惡毒的影響。巴柏尤其反對馬克思因根據歷史主義而作大規模的預測，進而行大規模、全面性、長期而徹底的社會改造。這種方式，巴柏稱之為「烏托邦社會工程」(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極權主義者即採取這種社會工程。巴柏反對的理由有四 (Popper, 1999: 157-168)：

- (一) 此種社會工程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若未受到理性的約束，易導致某種狂熱、暴力、流血的惡果。
- (二) 人的知識是不完全的，所以任何烏托邦式的計劃都有犯錯的可能，而一旦意想不到的後果發生後，由於規模大，不易糾正，易造成無可挽回的災害。

(三) 基於人道主義的理由，我們不能因遙不可及的夢想而犧牲這一代人，使他們受苦。

(四) 一旦繼承人改變了計劃，以往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因此巴柏提出「細部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此社會工程強調漸進的、細部的改，而改革的目標則在於消除最迫切的現存社會罪惡。總之，巴柏的政治哲學是針對極權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而批判的，他否認人的理性能規範出一個整體的政治社會計劃，並相信：人的理性能力只能針對當前處境，提出修正的可能性，使之日趨完美。

## 二、開放的社會

在巴柏的開放社會中，可透過以下論點點出巴柏心中所謂的開放社會之輪廓概貌 (Popper, 1999: 120-125)：

- (一) 巴柏反對傳統政治哲學上常提出國家「應由誰統治？」種種問題，巴柏說這是一個錯誤的問題，因為它們是在「主權等於最高統治權」的前提下被提出。根據這種主權觀念，誰擁有了主權，誰就在政治上佔有了統治其他人的特權。巴柏認為，應由「誰」統治不僅不可能有確定答案，也造成了長期的混亂——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大權在握的人是真正可以信賴的，權力的濫用是任何社會制度所不可避免的現象。因此巴柏認為，我們不應寄望最好的政府或統治者，而應從防止壞的統治者或政府做壞事的可能性，即「對統治者加以控制」的問題來看待國家的統治問題。
- (二) 巴柏贊成民主，而反對極權。民主制的出發點正是對濫用權力的警惕和提防，以制度有效地防止權力的過分集中和濫用。選擇民主制的依據不是兩利相權取其大，而是兩害相衡取其輕。簡言之，民主制的優勢不在趨利，而在避害。
- (三) 巴柏認為，國家對人民的服務不是在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在追求「將所有人之可以避免的災禍降至最小」，這是巴柏依其否認理論推演出來的原則。
- (四) 巴柏認為，民主制度的可貴，在於人民可以不經流血的暴力革命而更換統治者，並使社會中存在的衝突，可透過理性的討論和說服方式去解決。這樣的社會，正是巴柏心目中的民主開放的社會。

## 肆、巴柏哲學在教育上的影響

巴柏並沒有任何教育著作，雖然他的確發表過一些被遺忘的教育文章，也曾當過一段時間的中學老師，但沒有人（包括他自己）認為他是一位教育理論家。雖然如此，他的哲學的確確可提供作為解釋綜合二十世紀教育界許多革新工作的理論架構。巴柏的教育哲學，可以說是對二十世紀之前的教育理論之批判。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普行的教育理論（其影響甚至持續至今），是一個傳授的過程，有點像中國韓愈所說「傳道、授業、解惑」。在這個理論當中，教師是扮演傳授知識的角色，學生或多或少是知識的被動接收者——學生需要被督促、控制或被引起動機來準備接受教師傳授的知識。根據這個理論，我們從世界（教師）接受已被證實的知識，而知識被認為是經由歸納成長的。然而，根據巴柏的中心哲學，知識的產生不是由教師傳授給學生，且這個由歸納出來的知識是不科學的。

簡單來說，依據巴柏的理論，學生不是從教師學習到知識的，而是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到的。學生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是建立知識者，不是接收知識者。學生自己會尋找心中的秩序，不需控制他們。教師的任務是在建立一個教育環境，一個安全的、自由的、回應的、支持性的環境，學生在這個環境充分從犯錯中學習（Popper, 2002: 45-56）。皮亞傑（Jean Piaget）、斯肯納（Burrhus Frederick Skinner）、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羅傑思（Carl Rogers）、及尼爾（Alexander Sutherland Neill）等人皆多少和卡爾巴柏的思想相融。

在巴柏的自傳中，曾提到：「我夢想未來有一天建立一個學校，在那裡年輕人可以學習而不覺枯燥，並受刺激提出問題且討論。……在那裡，人們不為通過考試而學習。」（Popper, 2002: 41）巴柏並沒有實現他的夢想，但他的確建立一個做為這樣一個夢想的學校設立之哲學。

## 伍、結論

卡爾巴柏的哲學非常具有批判精神。他以批判做為理性的根本功能。他高揚批判理性主義的旗幟，對他從事研究領域中的流行理論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並且取而代之，成為風靡一時的學說。然而，巴柏哲學也不可避免地經歷了被後繼的理論所批判、揚棄、甚而被取代的過程。但不論如何，卡爾巴柏的批判精神所帶給我們的

新視野以及其在當代哲學的思潮中，不管是科學、政治、或在教育方面，都仍有重要的影響。

## 參考文獻

- 趙敦華 (1991)。卡爾·波柏。臺北市：遠流。
- Popper, K. (1979). *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Popper, K. (1980).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Hutchinson.
- Popper, K. (1994).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 Popper, K. (1996).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Popper, K. (1999).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ume 1 Plato*. London: Routledge.
- Popper, K. (2002). *Unended quest: An international auto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